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，但是人们又充满了对文化艺术的渴望，乡村里时不时来些民间艺人，有玩大把戏的，唱大戏的，说大鼓的，唱扬琴的，唱河南坠子的，也算热闹有趣。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儿时听到的瞎腔。

“拧拧坠胡定准声，请请老少众宾朋，闲言碎语咱不表，众乡亲，哑言尊坐慢慢听……”这是我听过的瞎腔“开书”时的唱词。当时唱瞎腔的都是些流浪的盲艺人，手里攥一根打狗棒，肩上搭一个粗布背袋，带上所谓的乐器，师徒或夫妻二人往往在秋收之后，挨村摆地唱瞎腔乞讨。庄户人家秋收之后，便是闲冬，冬夜漫漫怎么过？父老乡亲就盼望着来两个唱瞎腔的，黑灯瞎火的夜晚，这算是最好的娱乐了。往往是日落西山时，外乡乞讨的瞎子一来到村上，就被人领到了村头的麦场，还没等两个瞎子坐定，一帮小孩就围上来起哄：“来一段，先唱上一段。”瞎子也不言语，一个摸索着找个凳子坐定，跷起二郎腿，架上板弦，轻咳一声；另一个则在这个身旁站了，

【灯下碎语】

儿时听瞎腔

□李海流

一手里拿一副竹板，也轻咳一声，算是回应。坐着的往往是师父，咳一声之后，有了默契，师徒俩不约而同地把脸稍微向半空抬起，两双空洞的眼睛向天上翻上几翻，这

边师父右手轻拉，左手压弦，一股清妙的音乐便缓缓流出，徒弟则两手上下翻滚，把两副竹板打得行云流水，一唱一和，天衣无缝，这段开场白往往是告诉乡亲，村里今天有文艺演出。

听到这板胡和竹板的声音，庄上人就知道来了唱瞎腔的了，一个喊着一个：“走，去场上听戏哩！”人越聚越多。大姑娘小媳妇说长道短，大爷们儿抽着呛人的旱烟侃大山，小孩子们四处乱窜，挤来挤去。待人来得也不少了，终于看那坐着的盲人站起来面朝前方轻鞠一躬，算是行礼。接着，徒弟清一清嗓子：“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今天我和师父来到贵村宝地……”有人便喊：“少啰唆，快唱吧！少不了你们吃喝的！”徒弟便开始报幕：“第一个节目《小寡妇上坟》”大家还嘻嘻哈哈地自顾说话，并没在意。忽然，一个高亢的女声冲天响起，悲凉激越，直上云霄。大家立即噤了声，呆呆地听起来。那男的二胡也呜呜咽咽，揉打碰滑，把人们的心都听碎了。就连小孩子也都被某种听不懂的东西感染了，看着飞舞的琴弦磨出的白色粉末，我忘记了身边的一切，托着腮帮子完

全沉浸在戏文里。

这《小寡妇上坟》并不是一出大戏，只能算一个引子。《小寡妇上坟》大约半个钟头就唱完了，唱完一段后，庄上的人都回家去拿饭，端汤，给瞎子师徒吃。等吃饱了喝足了，人也来了精神，庄上的老族长提来汽灯，把罩子擦得锃亮，点上了汽油，把汽灯挂在高高的树杈上，照亮了整个院子。瞎子师徒虽然看不见，也端坐在汽灯下面，仿佛眼里有了光彩。于是，板弦一拉，竹板一打，苍凉粗犷的瞎腔大戏就正式开始了……记忆中，常听的大戏有《呼延庆打擂》、《四郎探母》，还有《三侠五义》、《薛仁贵征西》、《包公案》、《刘墉下南京》……这些戏很长，师徒二人不紧不慢地唱下来，一般能唱半个月，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每天晚上，瞎子师徒都会给听戏的人留下一个精彩的悬念。

许多年了，村上再也没有来过唱瞎腔的。这些盲艺人都到哪里去了？没有人知道，当然，也很少有人念叨他们，然而最使我不能忘怀的就是儿时在农村麦场上听到的瞎腔，至今回荡在耳畔，意犹未尽，余音绕梁……

【忆旧】

第一个麦秋

□胡月强

步入中年，激情不再燃烧，该记的记不起，该忘的忘不掉。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，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。转眼年快过半，芒种将至，二十多年前分地后的第一个麦秋又历历在目。

1979年我读初中这一年，生产队集体收获了最后一次秋庄稼后，继而宣告分地，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。我家按人头分了6亩地，5家合伙分了一头老牛和一架轱子。接下来是种冬小麦，当老师的父亲小时候跟随祖父种过地，略知一二，可麦种成了问题，当时人们吃不饱穿不暖，常年吃不上顿净面馒头，小麦可是稀罕物，说是“金豆子”一点也不过分。时节不等人，无奈，爹娘求亲戚托同事，好歹弄了点麦种，匆匆忙忙总算把地种上了。

麦子种下后，爹娘隔三差五往地里跑，几天后麦苗出来了，尽管稀稀拉拉，他们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仿佛看到了来年的丰收景象。

熬过冬天，盼来夏初，芒种刚到，爹娘就操持着过麦秋了。看着一片片金黄的小麦，虽说长势不是很好，可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果实，有一种“当家做主人”的自豪感和幸福感。这是分地后的第一个麦秋，父亲、我和小妹都放了麦假，一家人都加入了割麦的行列。父母天不亮就起床，忙着磨镰刀，拾掇捆麦子的草绳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才去喊我们起床。天长夜短，加上年龄小，我和小妹睡不醒，不叫上十遍八遍，父母不发火是不动窝的。过麦秋活急天热，我毕竟年纪轻，割不了一会儿，就大汗淋漓，睁不开眼，刚想直直腰偷偷懒，被父亲发现了挨一顿训斥，母亲则不然，用物质刺激激励我，许诺收了小麦，让我吃上一顿白面馒头。

割完了小麦往家运输也是个问题，自家没有运输工具，我和小妹年龄小，帮不上忙，全靠母亲肩背和父亲用独轮车往家运。独轮车是邻居四叔家的，白天轮不到我们用，只能晚上借来用一宿，天亮再给四叔送过去。

接下来给小麦脱粒，那时不像现在这么先进。小麦运到场院里先晾晒，越是中午头，太阳越毒越翻腾，等到晒得差不多了，父亲才套上牲口拉起碌碡围着场院一圈圈转着轧，我和母亲拿着杈一遍遍翻。因牲口少，好多家轮不上，又怕赶上雨天，我和爹娘常常带头顶烈日，人拉碌碡轧麦子。爹娘活到这么大年纪，第一次看到属于自己家的麦子，当然是“乐此不疲”，我小小年纪哪里经受过这样的“折磨”，常强烈抗议，父母不答应，我就借故肚子痛，脑袋痛当“逃兵”。

经过10天黑白磨战，父母瘦了一圈儿，可看到收获的一大堆麦子，往日的辛苦早已忘得干干净净，高兴得不拢嘴。

麦收后，母亲兑现诺言，蒸了一大锅白面馒头。馒头上锅后，一会儿冒出了腾腾的热气，我馋得直流口水，不住地缠着母亲追问：“娘！熟了没？”“急嘴子，等熟了让你吃个够。”娘脸上汗淋淋的，写满了幸福。

揭开锅盖，白白胖胖的馒头挤满了锅，靠近铁锅的一圈馒头被炙烤成金黄色，香甜味瞬间溢满了低矮的小土屋，飘出了院落……这是我打记事起，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白馒头，也是第一次吃了一整顿白面馒头，撑得我一天没吃饭。

第二年，由于一头牛供5家使用，农忙时大伙常常争得面红耳赤，于是父亲东凑西借买了一头黄牛，又刨了院内两棵大榆树，请人做了一辆两轮车。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转，各种种地的农具都置办齐全了，粮食也越打越多，从此告别了粗粮，换成了细粮，我也彻底结束了“当牛做马”的生活。邻居家三叔，人多地多打的粮食多，逢人便说：“俺一家打的粮食比原先的一个生产小队都多……”

【老照片】

俺娘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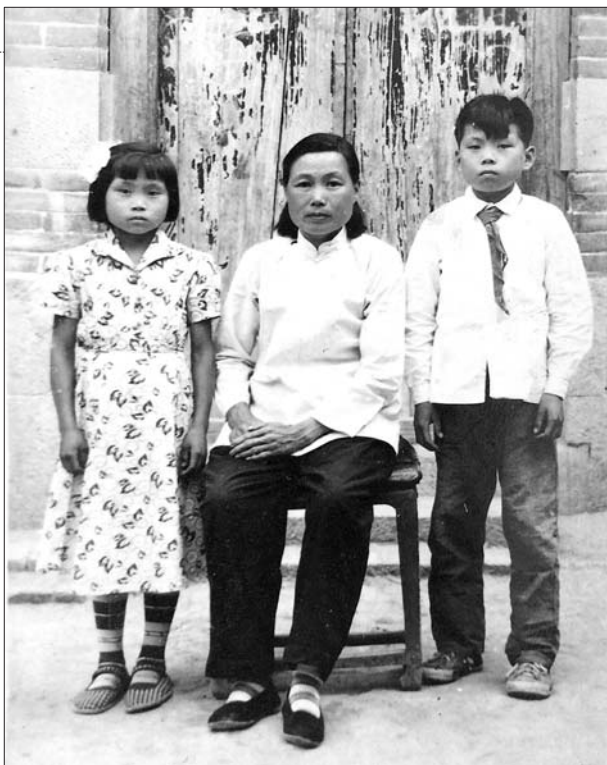
□宋光明

1961年夏，俺高小毕业考初中。5月初的一天，学校领导从普集镇照相馆请了一位照相师傅到学校给毕业生照相。地点就在教室外边的院子里，土坯墙上挂一块方白布做背景。全班四十多个学生每人照一张一寸的黑白半身相片。俺刚照完，娘就领着妹妹去了，说是要照张全家福。

俺三岁就死了爹，当时娘三十出头，妹妹不满十个月。寡母把希望寄托在一对幼小的儿女身上，整天忙里忙外，挣吃做穿，供两人上学。俺就要上初中了，她喜上眉梢，特意叫俺穿上她亲手用白粗布缝制的学生服，又给俺戴上红领巾，叫俺精精神神地照毕业像。这不，她又给妹妹穿上用印花粗布做的连衣裙，来照全家福。

拍全家福不能用挂着白布的土坯墙做背景。照相师傅一转身正好看到对面一间贮藏室黑漆斑驳的屋门。他搬过学生坐过的方凳让娘坐下，让俺俩分站两边，转过安在三脚架上的相机照了这张二寸的相片。这是俺娘仨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合影。

今年俺娘百岁，曾被评为济南市的“健康长寿”老人。俺兄妹二人也年近七十，子孙满堂。每当看见这张照片，就会想起那艰难困苦的岁月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

说起苏东坡与美食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那碗“东坡肉”：“慢着火，少着水，柴火罨焰烟不起，待它自熟莫催它，火候足时它自美。”实际上岂止炖肉，坡翁对日常饮食也多有真知灼见，比如被其推崇的元修菜，我家乡鲁南就有生长，可是如今从城市到农村，从饭店到家庭，却很少有人采食它。

“元修菜”是苏东坡命名的一种野菜，它的学名叫“小巢菜”。蜀中有二巢，“小”是相对于“大”而言的，还有“大巢菜”，乡间以大小称之“大野豌豆”、“小野豌豆”。坡翁于黄州期间，与同乡友人巢元修谈论起家乡的巢菜，动了感情，写下一首五言长诗并序，元修菜就是这时开始叫起来的。

巢元修，名谷，与苏轼同有食小巢菜之好。说到此菜，巢元修戏言：假如孔北海（孔融）见到小巢菜，当说是我家

【饮饌琐忆】

苏东坡与元修菜

□孙清鼎

的菜了！这里有个典故，出自《世说新语》的杨氏之子：孔坦访友人杨某，恰巧杨不在家，九岁的孩子出面接待，捧上一盘杨梅。孔指着杨梅说

这是您杨家的果品，哪知这小孩子机敏得很，随口回了一句：没听说过孔雀是先生家的禽类。由此，苏轼便说既然是巢家的菜，那就叫元修菜吧。不过，你回乡后要给我弄点种子来，我把它种在此地的东坡之下。

苏轼诗中写道：“彼美君家菜，铺田绿茸茸。豆荚圆且小，槐芽细而丰。种之秋雨余，擢秀繁霜中。欲花而未萼，一一如青虫。”诗句极为形象细致地描写了小巢菜的形状及其生长过程。在鲁南许多人的眼里，小巢菜就是一种野草，甚至说是一种非常让人讨厌的野草。因为近些年，自家喂猪、养羊的已不多，沤绿肥的事情也不再做，而小巢菜又偏偏生命力极强，长得蓬勃旺盛，清明后开花，麦收季节子熟落地，秋天自发，地头沟边成片生长，有的攀附在庄稼上。不被利用的东西本来就不讨人喜欢，

再加上它混入田地妨碍农作物生长，所以有人说：“这东西要多讨厌有多讨厌！”说这话的人哪里知道小巢菜既可食用又可肥田，有人在专门种植它呢。

“是时青裙女，采撷何匆匆。蒸之复湘之，香色蔚其馥。点酒下盐豉，缕橙芼姜葱。那知鸡与豚，但恐放箸空。”小巢菜味似豌豆苗，可采食的仅是叶尖部分。在鲁南，初冬即可采食，直到严冬才逐渐衰败。来年春天长势更胜，从春分可采食到清明后，对好这一口的人来说，天赐良机，时不我待。陆游也是喜爱巢菜的人，有《巢菜》诗：“昏昏雾雨暗衡茅，儿女随宜治酒肴。便觉此身如在蜀，一盘笼饼是豌巢。”东坡、放翁都是知味者，即现今所说的美食家，而且是大家，他们说“好”的野蔬，一些地方的人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取食，真是可惜，可惜了。